

■苏康宝

37℃的高温下，拉着一车货翻山越岭，走村串户，货郎实在太辛苦了。他的小四轮刚停在家门口，我就看到他黧黑的额头和脖子上，满是晶莹剔透的汗珠。趁邻居老人们与货郎讨价之际，母亲赶紧回屋端来一杯凉茶递给货郎。货郎先是愣了一下，看了看茶水，而后又看了看母亲，明白过来后，眼里忽闪过一份感动，紧紧捧住杯子，好像会被人抢去一样，一口气就灌进了喉咙。

母亲的一杯凉茶让货郎很快就恢复了精神，他耐心地回答着询问货物价格的老人们，脸上挂着谦卑的微笑，任凭老人们反复询问，始终不恼不怒。这期间，我看见，他还时不时瞄了几眼坐在家门口的母亲。

那个午后，老人们问得多，买的少，货郎并不失望。临上车时，货郎又悄悄从车窗里朝母亲这边瞥了几眼，欲言又止，脸上似乎多了一点淡淡的伤感。货郎的表情令我很是纳闷。

货郎驾车慢慢远去，母亲突然叹了一口气：“看上去，这货郎像是有心事，怕是生意难做吧。你看现在村里年轻人都跑出去了，只剩下了老人，虽然他们连买袋盐都要等货郎来，卖些细碎物件，货郎能赚几个钱？”

母亲说的是事实，在村里，很多老人不习惯城市生活，进城后又跑回乡下，甘愿留守在乡下老家，母亲就属于其中的一位。回到乡村后，心情是愉悦了，生活却多了诸多不便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连去村中小店买袋米、买瓶油或是其它零碎物件都寸步难行。货郎的出现使得老人们的问题迎刃而解。每周周末回家，我发现家中盐吃完了，母亲总是来一句：“不怕，有送货的”；发现缸里没米了，母亲又来一句：“不怕，有送货的”。

我纳闷送货的是谁，母亲嘿嘿一笑：“还能有谁？就是那位常来的货郎啊。”

隔周回家，我发现大厅墙壁上多了一张塑胶质地的财神送宝图。画上喜庆的财神手捧金元宝正对着大门，憨态可掬，喜气洋洋，令人心生欢喜。

母亲见我盯着图目不转睛，开心地问：“怎样，不错吧？财神见喜，人见人喜欢。这是货郎送我的，他说我每次都给他泡茶，想谢谢我。咱家大厅刚好缺一幅图，挂上去正好，这肯定是小货郎特意为了咱家挑选的。”

“你怎么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，我不是提醒过你，占小便宜吃大亏吗？”我忍不住责怪起母亲来。

“放心，我几次塞钱给货郎，他都坚决不要，后来他为邻居老人称香蕉的时候，我把钱装进红包，悄悄塞进他背在身后的挎包里了。他给我送财神，我给他送红包，两不相欠。”母亲笑眯眯地说，“小货郎东奔西走不容易，其实他每次来，我总担心他一车的东西何时才能卖得完啊……”

我笑着宽慰母亲：“各有各的生活，你再操心人家了，还是把自己照顾好。”听了我的话，母亲耷拉下了脸，一言不发。我知道，母亲肯定生我气了。

我和那个货郎只见过一次面，印象却很深。那人30多岁的模样，国字脸，理了个短寸头发，一脸的淳朴，或许是因为四处兜售货物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又承受了烈日的暴晒，他的脖子和双臂黧黑。老人们反复和他讨价还价，最终有可能什么都不买，他每次都客气地应答着他们，没有丝毫厌烦。他的好脾气很得老人们的心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不见他来，老人们都会念叨几句，尤其是母亲。

母亲说，货郎每次来都会往她手里塞东西，要么是一捧饼干，要么是一把花生，但母亲都拒绝了。母亲不喜欢占便宜，也见不得货郎没生意，但凡货郎来，总想方设法给他做点生意，要么称一些油炸果，要么买一袋小面包。这两样零食其实母亲从来不吃，她认为只要帮货郎多买一点，货郎就能早些回家歇息。

“现在的社会很复杂，货郎可能是在套近乎，你再不小心，离上当受骗的日子就不远了。”

“你别把人想得那么坏，如果都这样想，天底下还能信谁？人都要将心比心，我们对别人好，别人也会对我们好的。即便他对我们不好，心里也一定会往好的那一面想，想着想着，他也就好起来了。”

“你这心肠简直可以跟菩萨媲美。”我一边跟母亲开玩笑，一边心里暗想，善良的母亲啊，等你真上当受骗了，就知道“将心比心”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。

周末，货郎前脚走，我后脚到家。进了家门明显感到母亲神色特别凝重，我赶紧询问母亲出了什么事，可她犹豫着没说出口。我急忙追问：“莫非你遇到骗子了？”我的脑海中飞快地闪现出货郎的脸庞。

母亲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极力否认。我又追问：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母亲犹豫再三，道出实情：“货郎又来了，这一次，他总算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”

我问：“说了就说了，你何必这么牵肠挂肚呢。”

母亲朝门外张望了一眼，才回过头来，略显伤感地说：“货郎说我长得像他的妈妈，他能不能喊我一声妈妈？货郎说这话时眼圈都红了，眼里都有泪花了，多可怜的孩子啊。”

货郎的眼泪

在文学的故乡阅读

■张秀玲

踏上阿坝州理县这块土地，惊讶于重山四围的地形。每天学校来回，都经过一条河，河水湍急，穿城而过。得知它叫杂谷脑河，瞬间把我逗笑了，其古怪名称让我好奇不已，便探究其地理和历史。咨询教地理的陈校长，他马上给我送了一套县志。兴冲冲查了，原来理县在晚唐是川西北重要的交易边城，明清设立杂谷安抚司，最高领导人就是土司。杂谷土司在杂谷脑建了官寨，战功赫赫，势力曾一度扩大到整个嘉绒藏区。物极必反，他的盛极一时，引起了清王朝不满，加上杂谷土司和周边梭磨、卓克基等土司发生了争执，清政府趁机杀了杂谷土司苍旺，撤销了杂谷土司安抚司。

碉楼在这里随处可见，理县博物馆对土司历史有着详尽的图文介绍，藏族婚礼和晚上广场舞也偶尔参与，加上同事给我零星的介绍、家访的所见所闻，这些让我对藏族历史和文化习俗有了直观了解，曾经遥远陌生的民族，现在因亲近而熟悉许多。

前段时间，一次活动，我们去了卓克基土司官寨。有了对土司历史粗浅的认知，参观时，便细看每一处建筑，每一处文字，无不是土司文化的具象化。这个被美国作家哈里森誉为“东方建筑史上明珠”的地方，是藏族作家阿来《尘埃落定》故事原型和电视剧外景拍摄地。在门口看到这段简介时，突然想起家里也有这本藏书，二十年前买的，但一直没有拜读。

过后几天，在一个公众号翻到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，其中一集是阿来的。一个小时左右视频，一口气看完。阿来出生在马尔康市偏远村庄，1989年，他写作进入瓶颈期，于是拿着相机开始漫游嘉绒藏区。这一走就是五年，他累积了丰厚的土司历史文化，也感受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西藏在现代文明裹挟中前进。回来后，灵感岩浆喷薄而出，于1994年年底一气呵成。难怪小说在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时，阿来说意料之中。

这些插图密集铺陈，层层蓄势，推波助澜，看完视频那刻，我顿生阅读《尘埃落定》念头。本想让家人把书寄来，后来发现微信读书可以免费阅读。打开，开头“那是个下雪的早晨，我躺在床上，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”，轻巧的语言，自然得让我很快欢喜地读下去。故事让土司二少爷傻子去讲，犹如不谙世事的孩童跟人透露家内幕事，满足人性猎奇心理。那几天，除了工作，几乎都在阅读。读完整本书，手机显示我读了9小时，7天。

银杏树下美丽村

■冯西村

秋分时节，我慕名踏入一座六百余岁的古村落——贾吞村。轻慢、自由、安静、纯粹，心亦如放牧于山野之间。

贾吞村位于湖岭镇境内，金潮港上游，属飞云江支流流域。自瑞安城沿瑞枫公路西行至陶溪，转入陶金公路不及五百米，便从东口进入村庄。

三十一溪穿村而过，潺潺清冽，将村落分为南北两片；陶金公路又如一条纽带，将它们紧紧相连。从空中俯瞰，整个村庄恰似一个“中”字，安然嵌于青山绿水之间。

村口矗立着诸葛亮汉白玉雕像，羽扇纶巾，栩栩如生，似在迎接远客，也似在诉说诸葛后人六百年来在此秉持“耕读相继，传承乃良”的理念，依山筑屋、傍水垦田、繁衍生息的故事。那一瞬，我仿佛穿越时光隧道，寻见一份古老的美好。

贾吞史上曾名“港川”“港吞”，明嘉靖年间改称“贾吞”。现村中有一千八百余人，以诸葛、黄两姓为主。

据考，贾吞为浙南地区最大的诸葛氏聚居地，村民系诸葛亮嫡系后裔。始祖诸葛原铭——诸葛亮第二十九代孙，于明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因避风灾与家族繁衍，自龙湾蒲州迁居于此。六百年来，从最初的十余人，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多人，最小辈为“青”字辈，最长者仍存“纪”字辈，年逾八旬。黄姓则于明景泰年间迁入，迄今五百七十余年，现有人口约六百。

数百年时光在此仿佛凝滞，诸葛与黄姓家族的根脉在此延续。先人依循自然，吸附山水灵气，营造出恬淡、宁静、和谐的生活意境。

步入南片（村民称“大旁”），沿路西行数十米，便见一棵巍峨参天的银杏树，矗立道北溪畔。立于树下，炎日不侵，清风徐来。主干一人高处悬挂古树名木保护牌，载明其栽于唐代，树龄逾千年，为浙江省内最古老、最大的银杏树。树高二十五米，基围十二米，需八人合抱，冠盖四百余平方米。据村民介绍，全村地下遍布树根，建房挖地基时常见。历经千年风霜，至今春夏仍枝繁叶茂，堪称“活化石”。它见证时代变迁，昭示生命珍贵，亦散发出深厚的人文气息。

道路南侧东岳观边墙，嵌有数块刻字石碑。其中一碑静立，引人注目。青石质，宽0.61米，高1.18米，阴刻楷体清晰可辨。碑额横书“奉宪示禁”四字，正文竖排十四行，满行二十四字，共三百三十余字，内容为禁止盗伐林木及处罚规定，与今



杂谷脑河理县县城杂谷脑镇段

小说中涉及场景，有了先前了解，读起来没有障碍，特别是那座高高的大楼，总让我想起卓克基官寨。故事以傻子视角叙述麦其土司的衰落过程，折射围绕权力之争的人性。以傻子作为叙事视角，这非常规视角，独具匠心，貌似离奇荒诞，但大智若愚，犹如皇帝新装那个孩子，说的句句是真话，让人轻松释然。当精明人在权谋中耗尽生命，被视为“痴傻”的角色却在混沌中洞见真相。就如曾国藩说的，“天下之至拙，能胜天下之至巧”。

看完小说后，正带学生学习高二小说单元，教学重点之一就是叙事角度，大卫科波菲尔采用的是儿童视角，以孩童视角去观察去揣摩去想象，增添童真童趣，于是让学生举一反三。我叙述了本土作家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的故事梗概，然后让他们思考小说以傻子作为叙事视角的作用，没想到他们不仅触类旁通，而且妙语连珠。

与“傻子”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傻子说：“人的一生，总要不断了断一些人、一些事。”活到耳顺之年，逐渐减少无效社交圈，剩下的就是能开门见山、说话不累的朋友。当一切都尘埃落定，人生没有那么多计较。知名社会学家马克斯·韦伯说过：“当精明成为美德时，人类已签署灵魂卖身契。”如傻子说的，聪明人就是这样，他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。

阅读需要四维，时间地点心情人物四美具，阅读就会顺水推舟渐入佳境。在文学的故乡阅读，先天条件优渥，就像品尝当地水果，那份天然清甘，让人垂涎欲滴，之后齿颊留香欲罢不能。读迟子建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时，仅仅去过新疆额尔古纳河，那份代入感，也让我读得酣畅淋漓意犹未尽。如果这次没有来这里支教，如果不了解当地历史，如果没有参观卓克基官寨，估计《尘埃落定》永远被束之高阁。



村口的诸葛亮汉白玉雕像

之村规民约高度相似。立碑时间为清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四月。这镌刻于石上的乡约，不仅见证昔日民众的团结自治，更承载一百五十五载岁月沧桑，既是清代乡土法治的实证，亦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。

隐于古银杏树荫下的诸葛、黄姓祠堂（今为村文化礼堂），砖木混合结构，五间二层二退，飞檐翘角，榫卯精巧，横梁阳刻龙腾纹样。两边间一楼设门，内深二十余米，正对银杏古树。

步入祠堂，先见精致古戏台与宽敞天井。门廊之后，可见诸葛氏历史栏中载有十二条族训，以诸葛亮《诫子书》《诫外生书》为本，涵盖为人、劳作、祭祀、婚姻等行为准则；旁有《黄姓祖训》，八句五十六字，庄严厚重，为黄姓族人之规约。两姓家训，展示悠久的文化传承，亦成为家族绵延的精神力量。祠堂虽经修缮，斑驳中仍透出古朴典雅。阳光自檐角洒落，为这古老建筑添了几分生气，它如沉默的长者，坚定守护着村庄，见证岁月流转。

祠堂之后，是沿溪而建、鳞次栉比的民居。每三四幢房屋间有小巷间隔，共六七条，巷巷相通。巷旁院落错落，河卵石垒砌矮墙，自成一质质朴风景。村舍与自然相拥，绿荫与黑白相映。

过桥至北片（小旁），远近闻名的卧龙峡便现于眼前。山高谷深，水清碧透，养眼怡神。不禁想起诗人艾青那篇《绿》：“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绿：墨绿、浅绿、嫩绿、翠绿、淡绿、粉绿……绿得发黑，绿得出奇……”

落日西沉，我缓步出村。身后青山如黛，树影婆娑，溪水淙淙。心中满怀感慨与赞美。贾吞的时光，系着古树、古碑、石墙与清流，系着过去，亦系着未来。它从容编织，亦安然守候。

绿凤婶

■金洁

绿凤婶是我们家几十年前的老邻居，那时她还年轻，现在应该有80岁左右了吧？

小时候，我们住在湖岭老街，那是一排木头结构的老房子，一共有五间，最西边那间二层楼房是我家的。隔壁住着绿凤婶一家。我们两家就隔着一层板壁，隔音效果可想而知，正常音量说话都能听得清清楚楚，可那年头谁有那么讲究呢？

绿凤婶长得挺好看的，中等身材，齐耳短发，声音也好听，是个乐观开朗的人，有事没事还会随性唱上几句。然而生活不易，因为柴米油盐和各种家庭琐事，夫妻吵架在所难免。有一次吵得不可开交，绿凤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絮絮叨叨地哭诉丈夫当初是如何穷追不舍才把她追到手的，到头来却不懂得珍惜。我这才懵懵懂懂地知道他们俩属于自由恋爱，在那个普遍包办婚姻的年代是难得的。但是不管吵得有多凶，很快就见他们重归于好。

绿凤婶生了四个儿子，她风风火火操持一家六口吃喝拉撒，整天忙得脚不沾地。她家开了一家水产店，听说生意还不错，但我不了解她在店里忙碌的情景，只知道每天一大早，当孩子们还沉浸在梦乡里时，她就忙开了，张罗早饭，然后扯开嗓门催孩子们起床，还有一件雷打不动的活——洗衣服。只见她手脚麻利地掀一块门板在家门口的台阶上，随手拿过一把小竹椅坐下，把浸湿的衣服一件件擦上肥皂，一件件用板刷刷过，再提到溪江里浣洗。见她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哪天下洗衣服，就连大年初一都不例外，邻居们有时也表示不理解，绿凤婶无奈地自我解嘲：“谁叫我生了四个不安分的‘和尚’呢？衣服一天不洗就脏得见不得人！”

那时邻里关系轻松和谐，左邻右舍处得像一家人，吃饭时孩子们捧着饭碗串门是常事。有时候餐桌上有好菜，绿凤婶会大方地叫我们品尝，见我们不好意思，她会不由分说把菜夹到我们碗里，还说她家的菜“吃香能的”，让人无法拒绝她的热情。

农村很多人家都养鸡，为了便于辨认，大家习惯在自家小鸡头上涂颜色做记号。然而尽管如此，小鸡们可不买账，当哪家主人在门外撒下饲料时，它们都会一窝蜂地跑过去，明目张胆地抢吃，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。主人看见了，多半会毫不客气地予以驱赶。而绿凤婶很大气，她也不生气不制止，有几次我家几只小鸡闻声跑去她家“大快朵颐”，母亲见状，快步上前阻止，绿凤婶反倒不高兴了，说乡里乡亲的哪能那么计较。

养猪也是很多家庭主妇的重要功课，绿凤婶养猪可谓独树一帜。套用现在的流行语——做她家的猪幸福爆棚！先不说她养的猪吃得比人家的好，最让其他猪友羡慕嫉妒恨的估计就是洗澡了！啥，给猪洗澡？对，你没听错，就是绿凤婶亲自给猪洗澡！炎炎夏日，晚饭过后，风里还透着焦躁的热气，原本好吃懒做的猪趴在泥水坑里不停地哼哼哈哈。绿凤婶从井里打来几桶水，把猪赶到道坦里，先用一桶水给猪冲凉，然后给它抹上肥皂，再用软毛刷轻轻地刷，最后一遍遍冲洗，直洗得猪服服帖帖像个听话的孩子。

邻居们见了，都说这哪里是在养猪，简直比养孩子还用心。绿凤婶莞尔一笑，说看着洗过澡的猪清清爽爽，自己也跟着全身舒爽起来。当年作为一个孩子，目睹绿凤婶整个夏天每天傍晚给猪洗澡，我只是觉得她比别的人爱干净，如今想来，一个人就算有洁癖，如果没有足够的爱心是做不到这点的。

在我十四岁那年，我们这一排老房子罹遭一场火灾而化为灰烬。那场噩梦过去之后，邻居们有的历尽艰辛在废墟上重建家园，有的搬到别处开始新生活，绿凤婶一家也搬离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。

此后很多年，我只见过绿凤婶一次，那是有一年我回老家，路径菜场时遇到了她。眼前的绿凤婶头发白了很多，但并不影响她的美，更重要的是看起来精神饱满，身心愉悦。虽然多年不见，但她很快认出我，兴致勃勃跟我拉起了家常。往事历历，聊到记忆深处那段不曾远去的邻里情，我们先是开怀大笑，而后感慨时光太匆匆。

转眼又是好多年过去，也不知道绿凤婶近况，那就深深祝福她老人家健康长寿吧！



湖岭老街